

山不碍路，路自通山

李专:叩山问水,抒写通山人文地理史诗



■山不碍路，路自通山

人类对家乡有不同的情感，一个作家走出了故乡，但永远离不开故乡，他的创作也会有故乡的烙印。

李专是阳新富池镇人，富水发源于通山县、崇阳县和江西修水县交界处三界尖北麓。《兴国州志》(明嘉靖修)：“兴国为郡，环抱皆水，而鱼湖之利为大，故曰富川、富水，而出江之口曰富池。”

文化如水，水脉亦文脉，作为一个涌动着丰富文化的流域空间，作为阳新、通山两县的母亲河，富水凝结着两县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，也是一直汩动在李专心间的乡愁。到三界尖去探寻富河源头，成了萦绕在李专心头几十年的梦。

2021年11月9日，李专与通山文友一起，从通山冷水坪出发，到三界尖探访富水河源。“这个源头，是从三块石头支撑成的三角形的石孔里流出，这个出水口在一片极苍翠的竹丛中，水就从竹丛中流过。石孔由三块石头构成，刚好也是个三角形，像极了三界尖的形状，造化神工。”

2021年5月，李专与文友一起爬上了通山太阳山最高峰——海拔1656.6米的老崖尖。老崖尖巅峰极危险，三面临深渊，李专与一行人手脚并用爬上山巅，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风光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无限的想象空间，让他勇气顿生，内心也燃起了一股无往不前、无高不攀的无穷勇气和力量。

通山通山，通通是山，通山县志记载的境内有名的山共计308座山，2021年来，李专专程采风通山30多次，爬了20来座高山。在写《路自通山》的过程中，李专不是在爬山，就是在爬山的路上。老崖尖、三界尖、大城山、白羊山、九宫山、太平山……李专亲近大自然，亲近古老的习俗，亲近原生态活体文化，一步一叩书写着他独特的“爬山笔记”，力求突出每一座“山”的特征，抓住每一座“山”的文化脉络，捕捉到每一座“山”的灵魂。

李专说，从古至今，山不碍路，路自通山，就像禅门那句话，“竹密不妨流水过，山高岂碍白云飞”。山就在那里，安静而神秘，让人心神向往并付诸行动，不为征服，不为荣誉，只为“见所未见”。《路自通山》就是在分享这一路的看见，对生活的感悟，以及生命的提高和生命向前的又一次崭新重现。

●记者 杜培清

2023年10月20日，我市著名作家李专的“幕阜山家乡书”长篇散文系列《路自通山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

“幕阜山家乡书”《路自通山》以深情的笔触书写通山极具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，以宏大的视野从时光的流变中把握通山优势产业发展过程和现状，以现代意识和当下语言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中描

摹山乡巨变，文风中有古意，笔墨中见细腻，思想与意趣共相呼应，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尤其是文化思想界引起热烈反响，受到广泛欢迎。

该书的出版，让好山好水好风光的通山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。



■从“心”出发，寻找乡贤

除了深入山村、乡野进行田野调查，扎实深入生活，李专还翻阅了通山的四部县志、九宫山的五部山志，以及所有能找到的关于通山的书，掌握了扎实、丰富的创作素材，以当代意识探照深邃的历史，诚实而又深刻地书写着近百年来通山文化的消逝与发展、前世与今生。

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，通山因山隔水阻，人烟稀少。在宋朝时，也只是一人口千户的中县。从隋朝到清朝的1300年科举史，全国共有进士十万，举人百万，通山县登进士第者总共28位，他们中的佼佼者几乎都当过御史。

李专在翻阅县志时发现，卷中对御史朱廷立的记述最多，他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，还是明代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王阳明的嫡传学生。在王阳明与弟子之间的问答集《传习录》中，还有与朱廷立切磋心学的记载，王阳明的书信中也写到了朱廷立。尤其是朱廷立后裔朱希敏的《朱廷立传》更是复活了一个丰富而生动的朱廷立形象。

李专按书索骥，沉潜到生活的深处、生命的深处、历史的深处，一步步深入朱廷立的生活轨迹和内心世界。在《朱廷立三晤王阳明四十年心向心学》，李专用精心的文字铺陈，尽力还

原朱廷立与王阳明交往的历史“素颜”，宏观视野、多维时空充盈着睿智和哲思，朱廷立“知行合一、心性即仁、事天事心、正学正道”的心学思想直抵读者内心。

从朱廷立扩展开去，李专又写了《通山“御史团”》，以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勾勒出从通山走出的吴中复、吴立礼、陈宗夔、徐纲、舒弘绪、朱廷立六位御史宦官的一生，呈现了历朝历代风起云涌的政治生态，以及沉浮于其中的通山御史所牵连起的一长串历史人物群像，读来令人畅快淋漓，犹如亲历其中。

■亲近山野，回归传统

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，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。

在《路自通山》创作过程中，李专每次去通山田野调查之前，他都会做好案头工作，查找资料，梳理要点。在田野调查时，他虚心向村民学习、向生活学习，寻找和获取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故事和人物。

亲近山野，是一种自由、一种无拘无束，也意味着不确定。但在进行田野调查时，他发现不少古村落、古民居在历史的长河中倾颓，很多在通山这片热土上发生过的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和民间文化因老人的谢世变得语焉不详，甚至被遗忘殆尽。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就像一拳打到棉花上，让他无法潜心创作：“这时候的写作就像是在捕捉空气，你写出来了就有东西，没有写出来就什么都没有。”

在调查通山木雕流派时，这些身怀绝世的木雕师傅不善言辞，往往拿起工具后就秒入木雕的世界，李专在采访他们的时候主打一问一个不吱声……

李专通过仔细观察，发现木雕师傅对别人对自己雕作功夫非常在意，于是就央求他们带自己到十里八乡的祠堂去看他们的作品，从而打开了木雕师傅的话匣，慢慢走进了他们的精神世界。

在《木雕江湖的通山流派》里，他写道：“一块木料拿到手上，最终会雕成什么，其实雕者也不知道。这只是一个彼

此不断倾听对方心底声音的过程。把腐朽凿掉，把伤痛凿掉，把背叛凿掉，重拾爱意与欢欣，从此平淡中带点倔强地活着，阿杏很享受这种工艺的体验和生命体验。”这既是对通山唯一的女性木雕传承人熊宝杏的致敬，更是他在写作的困顿中破茧而出的欢欣。

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。李专凭借在前两部家乡书《崇山之阳》《幕阜长歌》的创作实践中日臻成熟的写作技巧，以及丰厚的生活积累、丰赡的人生思考、深刻的历史反思，在《路自通山》中用圆熟的叙事技巧和充满弹性与哲思的文字，抒写通山人文地理的千年史诗，引人入胜的通山掌故传说、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引发读者共鸣。

他于无声处听惊雷，《大理石冲波》挖掘历史深层的通山石材产业发展波澜壮阔，生动塑造了通山石材老板群像；他于细微处见微知著，深入生活现场、描摹现实情景，《古老的山水盛产新型能源》书写出通山县新时代在新能源产业开发中的壮丽豪迈。

在《路自通山》里，李专不仅大量引用了通山古籍里古人的诗歌，而且在叙述中穿插引用了不少通山本土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作品，因而有人对他过多引用现代作品有异议。

“一个人的生命有两次，一次是生物死亡，一次是记忆死亡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有很多文才很好的诗人、作

家，因为人生的际遇，才华被埋没，我用现代的手段传播他们的作品，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，让他们的作品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力，走向更广阔的历史文化空间，这既延续了他们诗作的生命，也是在传承通山的文化。”李专解释说，至于引用通山现代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作品，一方面是对环境描写和事件敷陈的惜力和借力，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进行很好的融合，另一方面是为了抬举有志于创作的文学爱好者，共同成长。

这样的发自内心的回答很“李专”了，这也许就是咸宁文坛的文朋诗友们都呼他“专主席”而非毕恭毕敬地称“李主席”的原因吧。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，李专在职时“真学、真思、真干”，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担责、守土尽责；改非、退休后，他仍执着文化传承，主动肩负起传播鄂南文化的责任与使命，跋涉在“幕阜山家乡书”的采写路上。

《路自通山》付梓，李专又开启了关于赤壁的第四本“幕阜山家乡书”的写作，马不停蹄地开始深入赤壁进行田野调查。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组田野采风时拍摄的土地庙的照片，配文写道：“不讲条件，不讲待遇，忠于职守。”

咸宁文史学家王亲贤回复道：“土能生万物，地可发千祥。”

这或许就是李专亲近传统、亲近民间、亲近山野写作的最好注解。